

未來世界

集 繢

威爾斯 著 魯愚譯

本寫未來物
續述象在完全世
集在這全世界

縱橫社出版社·東方書店發行

520.78
4014=3

823779

未來世界

威爾斯原著

Wells H.G.

江樵譯

世界評論出版社

SWJ404 1217

民國廿八年六月出版

未來世界

實價七角

原著者：

威爾

譯述者：

江

樵斯

版權所有不
印准翻

出版者：
發行者：

世界評論出版社
世界評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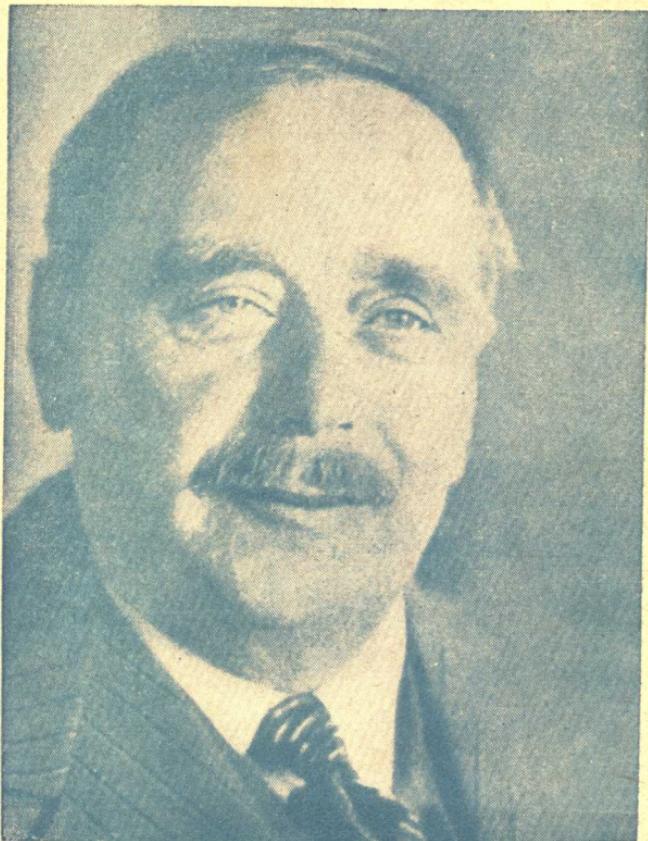
代售處：

大方書局

分售處：

春明書店
鴻文書局
大文書局
百新書店
國光書店
合衆書店
新文化書社
惜陰書局
文光書局

百經書店
中華書局
上海九龍
上海四海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影近斯爾威者著原

譯者序

威爾斯(H. G. Wells)先生所著之未來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余於一九三四年春已讀於廣州，該書共分五卷：

卷一 今天與明天

卷二 明日以後

卷三 世界復興

卷四 現代國家之鬥爭

卷五 在統治生活中之現代國家

合此五卷共有數十萬言，為近世之一大奇著。威爾斯先生之文筆流暢，惟書中意義深奧，解釋時感困難。當余未讀此書之時，即悉該書已在國際間獲得最榮譽之地位，故初讀之下，已存心作翻譯工作矣，惟以當時因

生活關係，未能動手，是年夏，適因英友申德雅（A.Santra）——現任上海英商今日書局經理——來粵，余則挾書訪之，並請詳為指導，於是翻譯工作開始焉。

未來世界，乃威爾斯對改造世界目標中最高之產品，內容係以世界大同為目的，用沉實之筆調描寫過去世界之錯誤，與未來世界之測預，彼反對殺害人類之戰爭，不滿目前之現況。以科學，歷史，地理為根據，推考至二一〇五年之世界。至今之世界動態中，已有多處為其預言所道及，中國與日本未來之關係，在其中亦佔最重要之一頁。現今國人已漸移目光於世界大勢，與前之閉關泥守已大不同；況且國際關係之複雜，每有一國之行動，即為世界安危之影響。故本書在中國，有亟須出版的必要，余着手譯作之私衷，亦即為此。

耗五閱月之工作，始得初稿完成。惟斯時，上海某書局已有譯本出版

矣。

民國二十四年，因生活鞭策，轉至上海，適世界評論出版社主人，委代覓稿，余則出示此五閱月之結晶品，深得書局主人之青睞，於是，該稿始得刪改之機會，並付梓焉。

書將出版之日，書局主人向余索序，並告余以原文太長，擬按步付印，先行出版卷一卷二，其他當候諸來日，余亦無所表示。余因是草此爲序，以結束此最後一點工作而已。

江樵於上海旅次

目 次

譯者序	一
導言	一一二〇
第一卷 今天與明天	一一一五八
一 紀念之標記	一
二 「現代國家」觀念之出現	一六
三 舊制度不平衡之積累	四一
四 馬克思與亨利喬治之評述	四九
五 自由競爭與貨幣混亂致舊社會陷於不安	五七
六 生產過剩之難題與戰爭之關係	六一

七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 七一

八 福特和平船之事件 九六

九 軍火工業對於延長戰爭之危機與直接作用 一〇八

一〇 災禍根源之凡爾賽 一一八

一一 國際聯盟無力使世界之和平實現 一三七

一二 凡爾賽和約後金融與社會紀律之崩潰 一三九

一三 一九三三年之大停頓 一四九

第二卷 明日以後 一五九—三五五

一 倫敦會議 一六〇

二 傳統舊教育之蛻化 一八七

三 社會沉澱物之溶解與結晶 九五

四	世界大戰後戰爭方法之改換	一一五
五	世界和平景象之消失	一四二
六	西方鬆弛其亞洲之侵略	一五六
七	「現代國家」與德國	一五六
八	仇恨與殘酷	一六七
九	最後之戰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〇年）	一七九
一〇	微生物之侵略	二〇六
一一	一九六〇年之歐洲	二一二
一二	毀滅中之美國	二三八

導

言

賴文博士 (DR. PHILIP RAVEN) 之夢書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賴文博士不幸於日內瓦逝世，此乃國際聯盟秘書處之一重大損失。此後，日內瓦失去此身長背曲，步履不健，斜首深思之諺者，舉世亦失去一思想靈敏之頭腦。彼無間斷之專一工作，彼異常活潑之心理，正如彼之訃文中所言，獲得舉世知名者之讚賞。世間亦因其逝世，突如知其爲人矣。

賴文之名字，在報上不常見，以一生前無聞者，死後竟能引起極大之震動，實爲一奇事。由阿司羅 (Oslo) 至新西蘭，從畢尼諾司愛里司 (Euenos Aires) 至日本，每種重要報紙幾有關於彼之記載。克利夫爵士 (Sir Godfrey Cliffe) 曾作一良好而簡略之回憶描寫，彼謂賴文乃一非常樸素，坦白，專一與有力之人格者。彼之照像，刊於刊物者有二：此二種並不同；年之一張，形如雪萊與馬克斯頓 (Maxton) 之混合物；其後一張，乃攝於快鏡者，彼斜倚手杖，在國聯大會場之入口，伸出一長瘦之手，正顯露一特殊之說明手勢，正與巴爾摩爾爵士 (Lo-

雖彼之事極繁，但彼仍可抽暇以輔助同事等共同思索或解決其他較為廣大之事件。在彼逝世以後，有一可注意之事，即為關於彼之輔助與忠告之所在指示。人皆急於證明彼工作之重要，不願受人所忽視，故將彼較要之文稿、報告、節略及演辭，篇成三書，準備印行。

有人需余擔任刊行彼之遺著，因知余與賴文好友也。惟吾並未參加彼死後之歌頌，蓋吾在學術界之地位，尚不足以使吾寫頌揚賴文之文字。但在實情中，即使吾將彼個人之態度與自然之魔力素描成文，亦無可阻止者。但吾未嘗如此，因彼時余適困於苦悶也。吾等並未預料彼之死亡，並共進行開始於某一事業，故對於此意外之危險，全無防備。茲已將過三年矣！吾與彼較為親密之友輩，經此極困難之討論後，始決定公布吾等中此一特殊合作之事實與內容。

此即關於本書之問題。吾有賴文博士所付託而久藏之草稿。此種草稿，吾以為吾素為之躊躇者，並非過慮，因其實乃一本未來一世紀半之簡單歷史。此實為草稿之原意，其乃未來世界之擬型，亦為現代神秘之預言。至今又已三年餘矣，此三年間之事變，足以證明此預言中的

一部事件，因而吾始胆敢爲此書中未證實之一部，自許與吾友之敍述連繫一處，決以之訪一書局出版。

茲由吾簡述本書之起源，以及其如何落入吾手之故事，斯時適爲彼離去白宮至日內瓦以前。彼在暇時，竊喜一種新奇之思想，時值一九一六年吾出版將來如何(What is Coming?)之小冊，發表關於貨幣之一種意見，遂使彼發生注意。吾在此小冊中，指出戰時資源之浪費與債務之繼續積累，必能促使整個世界陷於破產。簡而言之，其將任債權人階級得以宰割世界，解決此一破產之世界及其在有希望之基礎上重開一新路，即公平無私，削減一切債務，降低金磅及金圓或其他金貨幣中的金成份。當時，吾認之似爲一極明顯之必要；但至今吾承認此乃一種不成熟之觀念——顯然吾未除去貨幣之價值爲內在之一種觀念——惟是此日期中，任何人均無凡爾賽和約以後所發生之貨幣與信用動搖之實際教訓。余等缺乏經驗，當時一念及貨幣，則感不自然，正如敏慧之兒童念及至彼時之情況。一九一七年以後，此安定金價之觀念，多數人認爲明顯之事實，但當時人均認此種觀念，不過爲一缺智識之作者，對於「貨

「專家」之神秘事情所發表之外行評論而已。吾之此種意見，竟得賴文博士之注意，彼至吾處互談此問題之可能性，並縱論吾所提出之其他一二戰後問題，於是吾與之遂相識矣。

賴文博士一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無智慧上之驕傲，彼對於坦白之思想，能極坦白接受。彼能對一藝術家或新聞記者論彼之間題，假如彼以爲與一僕役交談而能獲新鮮才觀點時，彼亦能如此爲之。彼好談「明顯」一詞，「此事，吾愛親之友……」，彼見吾五分鐘即有如是稱呼，「此乃極明顯之事實，但人自負聰明，未肯加以考慮，及後再行追悔，可憐已遲矣。在此次戰爭後，金融與貨幣將有極大混亂，如以之告負責者，使之相信，實屬不能。戰勝國將榨取復仇之罰金，失敗國當擔負償付；惟其中竟無人理解，彼等若使如此時，貨幣能對之發生非常之情勢，彼等僅注意其相互間之應當如何，至於貨幣將對彼等發生如何，則無人理會矣！」

吾今尙能想像，彼大聲抗辯之情形。當與之交談之最初半小時中，吾實雅不喜悅：其後吾漸熟知彼之情形，心始釋然。彼過於自滿與自信，對於吾迂緩之蓋格魯撒克遜之性情相較，實

感過速與過動矣。吾不喜其談話之明白準備，亦不悅彼用特別姿勢以幫助彼之言語。彼在吾室中踱蹀來往，從不下坐。彼破碎之嗄聲作話時，必定四望書籍與圖畫，揮舞彼瘦長之兩手，宛如游泳。吾曾將彼譬為雪萊與馬克斯頓，但當最初時，吾想像者乃杜莫利亞（Du Maurier）有一時極負名之 Trilby 中之史文嘉里（Svensali）——一修面之史文嘉里。吾疑彼乃一外國人在吾之本能上，對於外國人極為驕傲，正似吾之原則乃一如大同主義也。彼乃巴爾（Balliol）之一學者，而當彼至日內瓦以前，乃吾等外交部中鮮明裝飾品之一。此點吾認之似有不調和。

根本上吾認羞怯乃英國人之過分謹慎。吾等常疑別人一如吾輩之講究此細微之道德。吾等常約束自己至不誠實之地步。當吾執筆寫作時，或乃一魯莽者，但是在社交之中，吾一如吾輩同胞中任何人之小心謹慎與隨處掩飾。賴文博士之直率態度，使吾思想受襲擊，吾幾認彼為無禮也。

彼欲將吾之思想作為不成問題之談論資料，但至少彼亦應將彼之思想同樣作為無問。

題之談論。吾嘗疑彼至吾處爲自己而作聽覺而作談話，利用吾爲一「助音板」，聽彼之談話如何發音而已。

彼稱吾爲「淺鮮事情之發揮者」，當吾等會見數次之後，彼數道此不甚恭敬之名詞。彼言：「君之缺點，或即乃君之才能，對於一事之迅速而不精確之記憶，靈敏把握分寸，無耐性以求知其詳細點，而急于求解其整個事業家如聞君語，彼必加恨，彼必以爲君之思想實屬簡單可怕。然君須知，君一如彼等，複雜乃彼等之生命，君欲以一切複雜除開，君乃好追問根源者，不耐煩之窮究一切，假如吾無必要之職業，吾亦將一如君之追根問底，但耗費有暇之光陰與君共窮究事變之真相，實有意味也。」

讀者諸君，請恕吾之自大，引用彼對於吾所發之評論，但假如欲知吾與賴文之關係，欲知本書之精神，則此引用實爲不可省略者。

其實吾乃彼之心理中活力之一出路，此乃彼以前努力壓利而感痛苦者。吾於彼面前時，能拋棄 Ballie] 與外交部，其後又拋棄秘書處，隨意相談，就本性及出身而言，彼乃東歐之一